



江西诗派诸家考论

JIANGXI SHIPAI ZHUJIA KAO LUN

韦海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文学论丛

江西诗派诸家考论

韦海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韦海英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文学论丛)

ISBN 7-301-09369-1

I. 江… II. 韦… III. 中国古代文学—江西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 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6761 号

书 名: 江西诗派诸家考论

著作责任者: 韦海英 著

责任编辑: 张晓蕾

标准书号: ISBN 7-301-09369-1/I·074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154

排版者: 北京华伦图文制作中心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9.375 印张 269 千字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引 言

学术界对于江西诗派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在资料方面,傅璇琮《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搜罗丰富,为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合山究《关于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日本《九州中国学会报》16期,1970年)、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文学遗产》,1985年第3期)、莫砺锋《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考辨》(《文史》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秦寰明《吕本中〈江西诗社宗派图〉创作时间考辨》(《文教资料》,1989年第6期)、孙鲲鹏《〈江西诗社宗派图〉写作年代献疑》(《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黄宝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定与〈江西诗派〉总集的刊行》(《文学遗产》,1999年第6期)等对《宗派图》所关涉的诸问题作了研究,而龚鹏程《江西诗社宗派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莫砺锋著《江西诗派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6)则是两部专门的研究著作。

在《宗派图》所列诸家中,以对黄庭坚的研究成果最多,陈师道其次。研究江西诗派,黄、陈固然是重点,但如果江西诗派其他诸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话,所谓江西诗派研究就成了黄、陈研究,不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流派研究。而研究江西诗派其他诸家,最基础的莫过于生平、交游等事实的层面。如果没有事实层面的研究做基础,其他方面的研究就很难深入,甚至连这些诗人的作品也没有办法真正读懂。

关于黄、陈以外诸家生平,前人留下的资料比较少而且零碎。在清朝康熙年间,张泰来撰《江西诗社宗派图录》(见《清诗话》),大概是古人关于《江西诗社宗派图》诸家最完整的生平介绍了。在现代,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除选录黄庭坚、陈师道的作品外,还选了徐俯、洪炎、江端友、韩驹诸人的作品,在作者小

传中,对他们的生平作了简要的介绍。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中对黄、陈以外诸家生平有所涉及,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中有“江西诗派的形成及其影响”一节,对《宗派图》中潘大临以下的诗人作了简单的介绍。谢思炜《吕本中与〈江西宗派图〉》中涉及到黄、陈以外几个成员的生平问题,周裕锴《何颀考》(《九江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对何颀的生平作了考证,王兆鹏《江西诗派诗人谢逸、谢薖、韩驹生卒年考实》(《文献》1993年第4期)、《南渡六诗人生卒年考辨》(《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考证了一些诗人的生卒年。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附有数人的小传,而《全宋诗》中亦有这些诗人的小传。

尽管有以上这些可贵的成绩,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方面的研究还是显得薄弱,还需要更加详细深入。我这里选取《江西诗社宗派图》之十余家,在前人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这些诗人的生平及交游状况加以编年式的考察,对徐俯等人的诗学理论观点进行探讨,以期能对理解这些诗人及其作品有所帮助,从而对全面地了解江西诗派也有所助益。

我这里只做了十余家,其余诸家希望将来能完成补上。

目 录

引言.....	(2)
潘大临考论.....	(1)
谢逸行年考	(21)
谢邁行年考	(43)
洪朋生平考略	(53)
洪刍行年考	(61)
洪炎行年考	(80)
徐俯考论	(91)
汪革考.....	(131)
韩驹行年考.....	(146)
李彭考.....	(177)
何颙考.....	(194)
王直方考论.....	(210)
附录一 关于《江西诗社宗派图》的写成时间及次第问题.....	(256)
附录二 关于《后山诗话》的真伪问题.....	(268)
附录三 韩驹诗论辑佚.....	(275)
主要引用文献.....	(286)

潘大临考论

潘大临在《宗派图》中名列陈师道之后,在当时诗名甚著,然而其著作集却亡佚不存。潘大临的生平资料甚少,未见有专文论及。本文从潘大临所交往的苏轼、黄庭坚、张耒等人的著作中加以勾稽排纂,考其大略,而对其论诗之只言片语以及时人的评价亦加以考察。

一、潘大临的家世

潘大临的家世,黄庭坚《山谷别集》卷九《潘处士墓志铭》及张耒《张耒集》卷六十《潘奉议墓志铭》都有涉及,我们综合两文,可以得到大致的了解。

潘氏先祖在唐朝原本为荥阳人,唐末僖宗时潘季荀为太仆卿,官于福州,因避乱之故,遂家于福州。到大临曾祖潘衡,为黄州通判,遂居黄州。大临祖父潘萃(1016—1087)^①,字信夫,隐居不仕。黄庭坚《山谷别集》卷九《潘处士墓志铭》:

尝举进士,不能受有司绳墨,因弃去;当以父任得官,又推与其弟,独浮沈酒间。与人无贵贱皆去畦畛,赴人急难,不遗力也。人或怒骂与绝,从而谢之。倾倒不留纤介,昆弟破散父时贻产,至无一钱,处士未尝以为言。……娶国子博士李余庆之女,有才智,能殖其家,故处士落魄而不困。

黄庭坚《潘处士墓志铭》云:“(萃)生六男子:颀,吉州军事推官;幼子

^① 《张耒集》作潘革。又潘萃卒年,《四库全书》本《山谷集》作元祐二年,而《黄庭坚全集》作元祐三年。

祖、述^①，吉水尉；仲丙、叔匪、季原，皆举进士，而匪早卒。”据此，潘萃六子依次为：鯁、丙、匪、原、祖、述。

潘鯁(1036—1098)，乃潘大临之父。鯁，字昌言，据张耒《潘奉议墓志铭》谓，其儿时赋诗已有奇语，登元丰二年(1079)进士^②，初调蕲水县尉，迁和州防御推官，知江州瑞昌县，监楚州都盐仓，迁吉州军事推官，改宣德郎，监汉阳军酒税，遂以奉议郎致仕，卒年六十三。有《春秋断义》十二卷、《讲义》十五卷，《易要义》三卷。潘鯁有二男，即大临、大观，另有一女。

元丰二年(1079)，苏轼被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1080)正月，赴黄州任，至元丰七年(1084)移汝州团练副使，离开黄州，在黄州共五年。由于潘鯁元丰二年中进士后赴官，所以没有能够在黄州从苏轼游。不过，其诸弟与苏轼则有比较密切的交往。

苏轼有《与潘三失解后饮酒》一诗，作于元丰三年(冯应榴《苏轼诗集合注》卷二十。王文诰系于元丰四年，见孔凡礼《苏轼诗集》卷二十一)。关于此潘三，冯应榴注云：“潘三失考，当即邠老之流”。而王文诰则认为是潘原。其实两者皆误。潘邠老即潘大临，乃潘鯁长子，《王直方诗话》称其潘十(《宋诗话辑佚》本第50条，然第86条称潘一，而吕本中《紫薇诗话》亦称潘十，当以潘十为是。潘十者乃在家族中排行)，非排行第三。而潘原排行第四，亦非潘三。所谓潘三者乃潘匪。根据黄庭坚《潘处士墓志铭》，潘匪也举进士。苏轼此诗“失解”者，指解试中没有合格，不能参加省试。

潘丙与苏轼关系更为密切。《苏轼文集》卷五十三有《与潘彦明十首》，即是苏轼离开黄州以后致潘丙的书信。《与潘彦明十首》之一云：“不见黄榜，未敢驰贺，想必高捷。……公必已赴省试。”此书《苏轼年谱》系于元丰八年(中册，672页)，知潘丙是年应试。《黄冈县志》卷十二《笃行》载：

① 《黄庭坚全集》于祖、述未点断，乃以为一人。然前已言六子，下即分别罗列，如祖、述作一人，仅五人，山谷连早卒的匪亦列出，其于生者似不会遗漏；又前数子名皆单字，故祖、述亦当为两人名。

② 然《福建通志》卷三十三载其熙宁九年诸科进士，恐误。

潘丙，字彦明，以解元举进士，与苏轼交至善，有文行。其弟原，秀才，轼亦称为佳士，有举业。见轼《与朱康臣书》。

按《苏轼文集》卷五十九《与朱康叔》之十四：“潘原秀才以买仆事被禁，某与其兄潘丙解元至熟，最有文行，原亦是佳士，有举业，望赐全庇。”据此，潘原因买仆犯事被禁，苏轼曾为从中说情，可见非泛泛之交。

二、潘大临行年考

嘉祐五年(1060) 一岁

潘大临，字邠老，行十，人称潘十。

关于大临的生卒年，志传无载。张耒《潘大临文集序》：“崇宁中，罪谪黄州，与邠老为邻。后蒙恩去黄，居淮阴，闻邠老客死蕲春，太息出涕。政和之初，邠老之子懋既免丧，拜予于宛邱。”据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张耒于崇宁五年(1106)十一月离开黄州，大观元年(1107)在淮阴。又据《年谱》，张耒大观二年(1108)暮春归陈州。故张耒闻其卒当在大观元年至大观二年暮春之前。又云政和初(元年，1111)，其子免丧，古人守丧三年，则大临之卒在大观二年。《潘子真诗话》言其“年未五十以歿”，则大体上为四十八、九岁。我们估定其卒年为四十九岁，则其生年约在嘉祐五年(1060)。

元丰四年(1081) 二十二岁

潘大临的少年时代的情况不详。黄庭坚《书倦殻轩诗后》谓“潘邠老蚤得诗律于东坡”(《山谷集》卷二十)，即指苏轼在黄州期间，潘大临跟苏轼学诗。

是年末，大临赴省试，苏轼时在黄州，有词送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乐府》“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条：

“别酒送君君一醉，清润潘郎，更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

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余名字。”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今集不载。

苏轼在黄州期间，元丰五年是省试年，由于省试正月锁院，则潘邠老赴省试当在元丰四年末。

按此词曾慥《东坡词拾遗》也以为是送潘大临作，然赵令畤《侯鯖录》卷一谓是苏轼在徐州送赵彦能（名伋）还都下作：

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闻而笑之。

邹同庆、王宗堂二先生认为，赵令畤时代早于吴曾、曾慥，故从赵说。邹、王二先生引《苏轼诗集》卷十六《送郑户曹》施注“是时赴大名”、卷十七《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自注“郑伋赴北京户曹”，以为是时郑彦能是离开徐州赴北京（大名府）户曹，此二诗与前词“情事切合”，故系此词在元丰元年（1078）（《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239—240页）。

然而在笔者看来，苏轼词与此二诗，其事并不切合。苏轼词中说“回首长安佳丽地”，长安乃是都城，代指都城开封，而不是作为北京的大名府。“风流帅”云云，乃是指在开封的风流之事。据此，苏轼所送之人乃是赴都城开封的，怎么能与赴北京大名相切合呢？又，根据《宋史》卷三五三《郑伋传》，郑伋“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即前引苏轼二诗中所谓“户曹”，这是郑伋中进士后第一个职务，而赵令畤所谓“还都下”者，即便“都下”指北京，所谓“还”，非第一次至其地，那么，此前郑伋来过北京？而此前来北京，指十五年前青楼狭妓？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北京大名就成了“长安佳丽地”，与长安指都城开封相矛盾。故从这首词与二诗的比较看，此词不是送郑彦能赴大名的。赵令畤“还都下”之说如果是指郑彦能还开封，与史实不符。我以为赵氏的说法是错误的，故从吴曾的说法，将其作为送潘大临的作品。

根据苏轼此词，潘大临已经结婚，其妻乃何姓女子。此何姓女为谁？按据张耒《潘奉议墓志铭》，潘大临之父潘夔娶何氏，而潘大临又与何姓女结婚。根据过去表亲联姻的风俗，大临所娶之何姓女，当为

其表姊妹。笔者推断,此何姓女子当是何颀(一作何颀之,字斯举)之姊妹。《山谷内集诗注》卷十七《宿黄州观音院钟楼上》:“钟鸣山川晓,露下星斗湿。老夫梳白头,潘何坝簾集。”任渊注:“潘当是邠老,邠老名大临,……何当是斯举。斯举名颀之,黄冈人。”按此诗第三句,老夫梳白头,乃用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句,言潘、何来访。“潘何坝簾集”句,坝簾,用《诗经》“伯氏吹坝,仲氏吹簾”句,指兄弟,此句言潘、何兄弟聚集,按潘大临兄弟二人,何颀亦有兄弟二人。考《山谷集》卷二十《书倦殻轩诗后》有云:“潘邠老蚤得诗律于东坡,盖天下奇才也。予因邠老故识二何,二何尝从吾友陈无己学问,此其渊源深远矣。”此二何者即是何颀兄弟也。山谷识二何乃因潘邠老之故,可见潘邠老与何颀关系密切。又《道山清话》云:“斯举黄州人,少识苏子瞻。初名颀,字颀之,后名颀之。黄庭坚鲁直极推重之。”笔者因此推断苏轼词中谓潘邠老为“何郎婿”当与何颀一家相关。又据《道山清话》云何颀“少识苏子瞻”,即指苏轼在黄州时相识也,则此时何颀尚少,不能是潘邠老之岳父,而应是邠老之内兄弟。

元丰五年(1082) 二十三岁

潘大临应省试失利,当是回到了黄州。此年十月,苏轼写梦中所作诗赠潘大临。《东坡志林》:

昨夜梦参寥师携一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诗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诗,以记其事。轼初自蜀应举京师,道过华清官,梦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觉而记之,今书赠柯山潘大临邠老云:“百迭漓漓水皱,六铢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佩摇声。”元丰五年十月七日。

苏轼赠诗事在元丰五年十月,故此时潘大临当在黄州。

元丰六年(1083) 二十四岁

道潜来黄州从苏轼游,然大临不在黄州。道潜《赠潘邠老秀才》:

去年云梦泽南州，为访太史尝淹留。东坡寒碧最佳处，恨不得子同遨游。今年庐山深且窄，感君忽来慰枯槁。溪月岩云亦有情，昨夜为君感色好。飘飘绿发方妙年，图史满腹皆精研。挥毫应敌风雨快，咳唾落纸珠玑圆。广文英豪仅数千，逸群骥子谁与肩。男儿穷通故有命，劝子未宜嗟蹭蹬。丈夫盖棺事始定，他日雄飞雕鹗劲。草草论文未有涯，匆匆别我却还家。秋风更约通玄府，共访仙人卧彩霞。邠老尝约余会于太平观。

第一句云“去年”者，即元丰六年。第二句访太史即访苏轼，按苏轼《参寥泉铭并叙》：“予谪黄州，参寥子不远数千里从予于东坡，留期年。”此即所谓“淹留”。参寥在黄州东坡住了一年时间（期年），然诗中云“恨不得子同遨游”，则是此年大临不在黄州。

元丰七年(1084) 二十五岁

是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之前，大临回到黄州。苏轼曾应潘大临兄弟之请，为书《赤壁》二赋及《归去来辞》。孔凡礼《苏轼年谱》卷二十三引《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八录苏轼跋：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磨石欲并得焉。余性不奈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

元丰甲子即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后，将其雪堂移于大临兄弟居住。

苏轼离开黄州，与道潜一起游庐山，潘大临往庐山看望道潜，道潜赠以诗（见前）。诗中称赞大临学问文章，而“男儿穷通故有命，劝子未宜嗟蹭蹬”二句表明，大临因科举不利事颇抱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故道潜有劝慰之句。两人相约秋天时游江州太平观（大临父知江州瑞昌县）。

元祐二年(1087) 二十八岁

大临与山谷之相见当在元祐初年，很可能是元祐二年。《山谷别

集》卷十七《与潘邠老帖五》之一：

比辱车马，瞻相风度，殊有尘外之韵，中心窃独喜，知足下胸中进于忠厚之实，故见此光华尔。得示海及新文，忽忽中疾读，已觉沈疴去体，未三复也。

此书所言当为第一次相见。山谷《与潘邠老》之二中有“顷锁试城南，到家即奉车马已南”之句（《宋黄文节公全集·续集》卷一，《黄庭坚全集》第三册），锁试城南，指元祐三年礼部试。是年苏轼知贡举，山谷为参详官。山谷与大临初次见面应在此前，很可能是大临为赴省试于元祐二年冬来京，与山谷相见。

元祐三年(1088) 二十九岁

三月，大临离开京师，往其父任所吉州。山谷《与潘邠老》之二：

顷锁试城南，到家即奉车马已南，虽怀仰不可忘，而多故匆匆才可遣眼，故不能作书。忽辱来教，承侍亲郊居，旅而不失其所，为慰。新文辩丽，三复钦叹。闲处纯用日力读书，不至妨甘旨，此亦人生至乐事。利衰涂割，自可一切放之。公往所作道人诗长句一纸二篇者，持与子瞻，遂为子瞻所取，至今思之。因来，幸手录一本见惠。如此作，在向来诸人亦难得也。子瞻所作《温公神道碑》，文极雄壮，后可付去。……（《续集》卷一，《黄庭坚全集》册三）

据《山谷年谱》，山谷是年三月到家，此时潘大临已经离开京师。据山谷《潘处士墓志铭》，元祐三年潘萃卒时，潘颉为吉州军事推官。山谷书中言“侍亲郊居，旅而不失其所”，当是大临随父在吉州，故山谷有此言。据此书，知大临有《道人诗》长句两篇送黄山谷，山谷又持送苏东坡，东坡留在已处，山谷因要大临再录一本送他。山谷并拟将苏轼所撰司马光神道碑文送大临。

六月，大临祖父潘萃卒。潘颉归黄州守丧，大临亦当归黄州。守丧期间，大临曾请山谷为其祖母撰挽词。山谷《与潘邠老》之三：

承示谕祖夫人挽词，谨奉教，不审奄奄当在几时邪？公所作

文甫跋有余，然每读之十数过，辄使人恨之。自以作文从来少功，未得所谓。公试读司马迁《孟子》、《伯夷》、《荀卿传》，韩愈《原道》，求其故，因来示教。所谓方鞭其后，甚善甚善。流俗毁誉，虽不足解免，要必有自来对病之药，莫勉于孟子之自反。承相与致不疏，故及此耳。（《续集》卷一，《黄庭坚全集》册三）

山谷答应为撰挽词，但不知其祖母何时卒。按《苏轼诗集》卷二十八有《潘推官母李氏挽词》：“南浦凄凉老逐臣，东坡还往尽幽人。杯盘惯作陶家客，弦诵尝叨孟母邻。”孔凡礼《苏轼年谱》谓此诗作于元祐二年。（《苏轼年谱》上册第479页）山谷书中言流俗毁誉，乃指大临居乡不合于俗。张耒《潘大临文集序》中云：“邠老少学为人，则已不能合其乡人，众不悦之。”山谷书中所言当即指此。山谷书中亦指导其读书作文之法。

元祐四年(1089) 三十岁

在黄州。寄书山谷，山谷有答书。《山谷别集》卷十七《与潘邠老帖五》之三：

辱专人惠教勤恳，审村居侍奉万福，得文字之乐为慰。远寄书，属托深远尔雅，少加意，便当不减古人，甚奉助欢喜也。……祖夫人挽词，又未能成。今日来头痛岑岑，谒告卧家。来人已留数日，恐渠食尽不能待，且遣行，尔后作得当寓递。此物辈遇无意无思时，滞端不可强，强成，亦不足传尔。《怀苏亭记》谨诺，俟叙本未来也。……《温公神道碑》，市中有板，数十文可置，适令买，尚未来。予瞻论作文法，须熟读《檀弓》，大为妙论。请试详读之如何，却示谕。……公书字甚工，然少波峭，政以观古人书少耳，可取古法帖日陈左右，事业之余，辄临写数纸，颇胜奕棋废日，无使笔意，便自有佳处。……

据此书，知潘大临遣专人至京师，欲取其祖母挽词，然山谷因病未能成。大临又请山谷作《怀苏亭记》，山谷答应。此书中山谷教以东坡论作文之法，又指导大临书法。据黄雷《山谷年谱》卷二十五，元祐四年，山谷病眩晕。此书或作于元祐四年。

大临在祖父丧期中颇多寄书山谷求教。《山谷别集》卷十七《与潘邠老帖五》之四：

所惠诗卷，疾读数回，词意相得，皆奇作也。自顷未尝得见笔墨余绪，不谓公已能至此，钦叹钦叹。

这里潘大临寄诗给山谷，受到山谷的称赏。

元祐五年(1090) 三十一岁

洪刍(驹父)在黄州任知录事(参见《洪刍行年考》)，与潘大临一起讲学读书。《山谷外集》卷十《与洪驹父书六首》之三：

驹父知录外甥，……邠老才性极明敏，相与琢磨，去尽少年之色，须用董梧之鉏痛治之耳。

此书赞扬潘氏的才性，并嘱洪刍与潘邠老互相琢磨学问。

在此期间，潘大临还与江端礼讲学于黄州。《山谷外集》卷十《与潘邠老手书三首》之一：

某顿首，屡辱手记，以退食辄奉老人寝膳，或至中夜得息，故不果每作报，大谷公石刻已奉许作，但未得暇耳。……承与季共日以讲学为事，甚善甚善，多谢。季共不果别作启。

此书当作于山谷母病期间，即元祐五年。季共，江端礼。端礼父曾在黄州做官。山谷《答何斯举》二：

江黄州遂至于此，令人气塞。中间虽见邸报，不悉季共护丧向何所，今定如雍丘邪？承季共毁瘠，甚可念。朝夕作书寄递，但此既在深山中，寓书四方，未必达耳。《续集》卷二，《黄庭坚全集》第四册）

此作于元祐七年山谷守丧期间，可见元祐五、六年间江端礼父在黄州。

元祐六年(1091) 三十二岁

潘大临又当参加礼部试，落榜。《山谷外集》卷十《与潘邠老手书

三首》之三：

某顿首，得之则喜，失之则悲，是为喜昼而悲夜也，不能不昼夜，天地尚然，而况于人乎？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况此举奇不胜其耦者乎？……京师三大节，开市井蒲博之禁，比三日而得丧大悬，想有怵而杀身者，闻者未尝不笑也。由今举子观之，岂不在乎可笑之域耶？尊府所欲书，亦未写得，可径附递至吉。文间十月中当必作大门石刻，当附驹父及一幅往矣。若尚能少留，今晚幸过我，濯去俗士患失之尘而后行，亦佳耳。

元祐三年，潘大临至京参加礼部试，山谷归家时，大临已经离开京师。据此书中所言，山谷邀大临离京前来其家，故非元祐三年之事，而当在元祐六年。又元祐六年，潘夔父丧服除，又往任吉州军事推官，故此书言大临父（尊府）所欲书将来写成附寄至吉州。《山谷别集》卷十七《与潘邠老帖五》之二：

某昨晚得手诲，会以四日院中书成奏书，沐浴于感慈，日暮惫甚，念作报书及所走纸皆不能。今旦又相君入院，当亟入，势不能如邠老所须，但咏五言觉翰墨之气如虹，犹足贯日尔。比承怵有司之不知己，草草治行，遂不过我而东，鄙心甚快快，此乃学为举子之文，侥幸一日既得人爵而弃之者也，岂所望邠老者耶？又恐自有故，不专为此蚊蚋之过前耳，书囊聊可收道中诗稿，忽忽未及他。

此书中言“四日院中书成奏书”，乃指奏《神宗实录》。《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五十六三月癸亥（四日），“进《神宗皇帝实录》”。故知山谷此书当作于元祐六年三月间。前一封书中，山谷招大临来家，此书言“不过我而东”，是大临没有来向山谷辞行。此书中言“怵有司之不知己”，乃大临对于落榜颇有怨怵之情，山谷又在书中劝导大临。

绍圣元年(1094) 三十五岁

是年前后，潘大临父潘夔监汉阳军酒税，邠老夫随父赴汉阳。此间与贺铸有交往。

贺铸《庆湖遗老集》卷四《题潘大令东轩》：“潘字幽老，随亲官汉

阳，辟公舍之东轩著书，名左史，赋诗见寄，因答之。丁丑八月江夏作。”丁丑乃绍圣四年(1097)。按大临父潘夔于是年致仕。张耒《潘奉议墓志铭》：“……盖绍圣丁丑岁，某得罪谪官于齐安，自幸得从君游，既至而君病矣。”绍圣四年张耒贬官黄州，既至而潘夔已病。可见绍圣四年潘夔已经致仕。又贺铸《庆湖遗老集》卷五《九月十日寄潘邠老》：“丁丑江夏赋。潘尝语中秋、重九渡江见过，竟不至，因以消之。”很可能此时潘大临已经随父回黄州了。《庆湖遗老诗集》卷一《题黄冈东坡潘氏亦颜斋》题注云：“潘邠老昆仲躬耕于东坡，葺亦颜斋以偃息。”诗云：

东坡有田谁料理，黧面苍毛潘氏子。结茅题榜亦颜斋，农隙把书聊自喜。

此或是大临回到黄州后贺铸所题。潘大临也有赠贺铸诗。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贺方回……喜校书，朱黄未尝去手。诗文皆高，不独工长短句也。潘邠老赠方回诗云：“诗束牛腰藏旧稿，书讹马尾辨新讎。”……

元符元年(1098) 三十九岁

十月，大临父潘夔卒(张耒《潘奉议墓志铭》)。此时张耒被贬黄州，受众托为潘夔作墓志铭。这便是张耒集中的《潘奉议墓志铭》。黄庭坚曾向徐俯问及潘大临：“潘邠老居忧，莫不贫否？”(《山谷集》卷十九《与徐师川书四首》之一，此书作于元符元年)。

元符三年(1100) 四十一岁

是年秋，张耒离黄，归还所借潘氏书，独留东坡书卷。张耒《东坡书卷》：

苏公谪居黄州时，为奉议郎潘公诗一卷，备正草行书数体。予再官于黄，首尾且三年，尝假此书于奉议之子大临，以为书法。庚辰孟秋，蒙恩守鲁。将之官，尽出所假潘氏诸书归之，独此一